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爱神站在秋千上

席绢

爱神站在秋千上

作 者:(台湾)席绢

责任编辑:常笑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号 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江苏省常州市印刷装订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17 万字

1997 年 5 月 1 版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0 册

ISBN7-80506-443-1/I·178

定价:7.80 元

爱神站在秋千上

——水瓶座女孩浪漫，谜样的爱情故事

写在故事之前：

集友善但顽固、亲和却又极度重视隐私、拥有智慧不过教人捉摸不定、耀眼迷人却喜特立独行的水瓶座，是十二星座中拥有最崇高的人道主义者。

风象星座的水瓶，富创意、浪漫又冷静，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性情，使她可爱迷人。水瓶座的女孩喜欢干冷的天气、爱吃苹果和柑橘，象征物是紫水晶，精神花卉为兰、白山茶、紫苑草。

想要了解水瓶座是一大挑战，因为她擅长不着痕迹地躲避答复。

在本书里，你将会读到一则最绮丽浪漫的水瓶座女孩的捉迷藏恋爱。

爱神究竟在哪里？

分离

艾缇想象自己是一只银色小鼠，
以尾沾檐溜上的溶雪饮食，
并在充满李填填体味的床角，
什么都不做不想地蜷缩一整天
.....

·A·

离开地下车站已经许久，艾缇手里一直捏着小心谨慎保藏的纸条，对照刚买来的地图，生涩吃力地绕着免税店甚多的巴黎歌剧院区，着急无助地瞪眼找警察。

艾缇一头柔软乌润的长发挽成马尾辫，在经过一场“寻路记”后早已凌乱飞扬。她肩背行囊，右手还拖个笨重的大皮箱，但不致引来巴黎黄昏街头川流人群的注意的。裹着雪白短袜，包在宽口靴里的脚趾，在时差仅有七小时的法国，开始想念台湾家里蓬松的被褥。

她吐出一口气，拂开含烟带雾眉目上的稀疏刘海，露出略显孩子气的饱满额头，小却丰嫩的唇，在汗渍的颊色里，更觉鲜红。艾缇偏头将摊开的地图胡乱折叠夹在腋下。一双晶亮的黑色皮鞋停在她那只大皮箱旁，艾缇提起下巴，乖宝宝终于让上帝放下手边的事俯耳倾听她的要求了！

她对着穿制服的英俊法国警察摊开掌心皱巴巴的纸条，卖劲地运用破烂的法语、英语，嘟嘟囔囔地陈述她是如何花了十五个钟头又二十七分寻找纸条上的那条街——那是她将要投奔之所。

法国警察摸摸她的肩膀，友善地笑指向太阳即将沉落的霞光。艾缇眺目远望，噢？她胡乱地挠着头。“谈巴黎啊？其实非常困难耶！”她仿佛听见李填填的声音在电

话里懒洋洋地传来。不过，艾缇还是来了，并且不会后悔。

对照了两次咖啡色墙上脏污的木头牌子，有三分之一已经掉落不知去向，个位数的八被削去半截，但艾缇认定这是自己要找的地址。她喘着气，正想越过那条不到三米宽的小巷，进入对面的楼房，冷不防教一名从那扇面目全非的玻璃大门，狼狈撞出的金发男人一吓。那男人不算高大，西方人的雀斑白皮肤，上衣层叠穿了两、三件，只要是扣子的部分全部敞开，右手腕还抓了件不知什么质地的夹克，踉踉跄跄地用左手穿右脚的鞋子，那男人极年轻，下巴很清爽，他回首对着玻璃门内大叫，叫了第二遍之后，音调转为咏叹，艾缇很分明地听见他用法语喊：

“我爱你，我还是爱你，我的安娜！”

他半逃半跑地消失在街口，路灯慵散地睁开眼。男人离开好一会之后，艾缇才慢吞吞地走到玻璃门外，读着玻璃上以黑漆、红漆绘画的图块，角落用橘子色涂鸦了一只胸罩，并不特别刺目。

艾缇推门而入，楼梯又窄又暗，但仍看得出坐着一个女人，女人见艾缇进来马上就问：“看见我的羊没有？”是字正腔圆的中文，女人说中文。

“啊？”艾缇努力想看清楚她，很瘦的样子。

“你啊什么啊？听不懂吗？我问你看见我的羊没有？”女人喷出一大口烟，没好气地重复了一遍。

艾缇慌忙四下寻找，杂物纷乱的公共楼梯间里，什么

动物也没有。更何况——是头羊?! 艾缇望着坐在台阶上抽烟的女人,忽然猜想到她是否是那个未曾谋面的李填填?

“我……我没有发现任何四只脚的动物。”艾缇说。

“妈咪喂! 谁教你找四只脚的动物啊? 你还想在巴黎学画? 一点创意也没有,跟人家混什么画坛!”女人叨叨絮絮地,措辞夸张,语气倒很缓和,虽不太协调,但不至于古怪:“我叫你找——羊! 我的羊。我猜我刚才拿它敲那个浑帐的脑袋了,你在门边找一找……”

获得这些讯息之后,艾缇撇下太皮箱,在楼梯扶手角落拣起一只木屐拖鞋,鞋面上柔软的皮毛,也许是羊毛吧! 艾缇口干舌燥地忍耐女人莫名其妙的“批评”,踩了几级梯阶将手里的鞋子递给她。这才看见女人的面目,单眼皮、自以为很不可一世的芭芭拉史翠珊式的鼻梁,理着比男人还短的平头,还将它染成芥末黄! 很清秀的长相,单薄的唇,邪气地对艾缇呶了呶:

“对不起噢! 我和那个浑帐在吵架,错过了去接你的时间了……我们一直吵,吵了一整天哪! 不错嘛! 你还能自己找来,我住的地方,连巴黎的邮差都找不着哩! 很好,有潜力,画画不行可以去干送货员,像我就不成!”

艾缇更确定她就是李填填,学姐毛刀的偶像。

“毛刀跟我提起你,”李填填把木屐拖鞋穿上,并用它捻熄手上的烟蒂:“你预备在巴黎待多久?”

“一年,如果没有问题。”

“讨厌！我讨厌人家这样说话，”李填填挥挥手：“前面说一句，后头还要追加一大串注解！真烦！”

“我的意思是，”艾缇其实对她的直截了当已非常了解，毛刀把李填填剥皮刮毛似地为她解说得一清二楚，虽是有备而来，艾缇还是逐渐呈现无法招架之势：“我……我不知道罗……罗浮是不是肯教我那么久……我也要有住的地方……我——”

李填填打断她，站起身来：“罗浮？那个怪胎？你千里迢迢、万里跋涉就是来找那个怪胎学画？巴黎随便一个油漆工画得都比他还好！教画？教你如何三秒之内全身剥光跳上他的床，他可能还比较拿手！”

艾缇吸了一口气，在没有其他栖身之所前，她必须学会对李填填所说的一切都充耳不闻。

李填填润润干燥的嘴皮：“拿着你的东西跟我来吧！你想在我这儿住多久我都举双手双脚欢迎，房租、水电、煤气咱们一人一半，我正愁下个月付不出这些费用呢！毛刀的学妹就是我安娜·李的学妹。你不必一副担心害怕的样子，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好相处，而且适应力比老鼠还强，巴黎的老鼠只肯吃酸奶酪，我什么都能吃。你不要叫我填填或是李姐或其他什么的，那让我觉得很烦，很烦你懂吗？很烦我就会发火！”

“用你的‘羊’敲对方的脑袋？”艾缇提心吊胆地。

“你的反应不赖嘛！”李填填觑她：“放心，我不会用我的羊敲你的头啦！艾——艾缇，这名字好像卖衣服的商业

店，卖衣服倒是和我有点关系。嘿，你为什么叫艾缇？”

“为什么？呃？因为我妈妈希望这么叫我……”

李填填带她往地下室走去，开门前回头瞥她一眼：“废话，我也没法叫我爸那时改叫我别的呀！我是说，你的名字有什么含意？”

“因为我小时候很爱哭哭啼啼，所以就谐音叫我艾缇。”

“那现在呢？”

“现在什么？”

“现在还爱不爱哭哭啼啼？你发觉我没有依约定的时间去接你，有没有发狠地大哭一场？”

“没有。”

“哦？”李填填把门拉开，领着艾缇入内：“不错嘛！我讨厌胆小的女生，比蜥蜴还恶心可怕。”

“可是……”艾缇跌坐在最靠门口的一张椅上：“我饿歪了！”

李填填笑了笑，把钥匙扔到鞋柜上：“欢迎到巴黎来，艾缇。”

·B·

喂饱肚皮，艾缇没有理会什么时差，倒在一张大得离谱的床垫上沉沉昏睡。疲惫以及初至异国的紧张压力，都因为体力的耗竭，暂时被搁置一旁。

再醒转已是第二天中午。艾缇对着灰败斑驳的天花

板眨眼发呆,几秒钟之后,钥匙开门的声音催促她从床上骨碌翻身坐起,身上还是昨天所穿的高领白线衫,深褐色毛长裤、背心和短袜、皮鞋。艾缙当然不会指望李填填替她脱鞋换衣,只是,这么自生自灭似地睡了十多个钟头,使艾缙不由得想起昨天被遗弃的心情。她愣愣坐在床沿,眼睛盯着进门的李填填。

李填填似笑非笑地瞅她一眼:“我买了面包和两人份的熏肉,抽屉还有一些咖啡豆,你找出来磨一磨,先说好我没有奶精和糖了。就这些,我们的午餐。”

艾缙还是坐着不动,房内有点冷,有股怪异的气味。她看李填填脱掉一顶简单却引人的呢帽,在宽袖上衣内东掏西扯,不久拉出一件黑色但没点缀蕾丝的缎质奶罩,顺手将它抛向床边的椅背上,李填填又准地套在椅把上头,然后,当着艾缙的面解下小裤裤,露出盖不了多少屁股的黑色三角裤,跳到屋内角落的纸箱里抓出一只平底锅和电火炉,迅速插上电源,放入奶油溶解,油热后,置上两块熏肉,艾缙嗅觉里的怪异气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是各式各样的香味。

“嘿!”李填填对她一叫:“艾缙!你睡傻啦?看在我出钱请你的份上,动一动你的脚!抽屉的咖啡热诚地呼唤着你呢!”

艾缙慢吞吞下床,迟钝地蹲在书桌前,思考似地等待几分钟后,才拉开抽屉找到半包失去光泽的咖啡豆。一面按照李填填的指示找到磨豆机和煮咖啡壶,一面在心

底发誓要立刻去找其他住处，离开这个冷血又小气的女人。

艾缇披头散发地捧着热咖啡。九月的巴黎，15℃的地下室霉味房间，不可口的食物，自以为很性感的李填填光着两只细瘦苍白的大腿，毫不淑女地嚼咬熏肉和面包，艾缇把自己那份也交给她的牙齿效劳。

“你开始后悔来巴黎了，对不对？”李填填将所有的食物一扫而空，一边抽烟，一边啜着咖啡：“嗯？”

“不对！”艾缇不想说话，沉着脸。

“少来！昨晚讲了一夜的梦话！”

“我哪会讲梦话！我讲什么梦话？”

“艾伦是谁？你哥哥对不对？你和你妈吵架跑到巴黎来？昨晚又哭又叫的，还说你不哭，杀鸡的声音都比你悦耳。”

艾缇半信半疑地看她，待她抽完那支烟，艾缇心虚地问：“你？那你昨晚被我吵得不能睡啊？”

李填填点点头。

“真的一夜都没睡？”

“是呀！一夜都不能睡。刚要睡，你又说话了，很想弄清楚你需要什么。你要了两次水，像个妈祖婆似的，好难侍候，而且睡品太差，整张床滚来滚去！”

“真的？！”艾缇瞪大眼珠。

李填填不理睬她，顾自喝完咖啡：“我下午有课，本来不想回来，但是怕你醒来一个人会怕，只好勉为其难强迫

自己绕回来。我上课的时候，你可以洗澡、换衣服，说到衣服，你那件大衣还是名牌哩！在巴黎怕也要四、五千块法郎吧！乖乖，少抽点烟正好是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你爸很有钱啊？”

“我没有爸爸了。”

“没有？哪一种没有？是死了还是离开？”

艾缇似乎不得不习惯她说话的方式：“死了！我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时，他就死了。因为政党不同，给人暗杀死的。所以，我妈妈现在正继承他的衣钵。”

李填填静了一会儿，艾缇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一口气说了许多话而让她惊讶，还是因为自己所说的内容令她错愕。李填填到现在才认真地看着艾缇。

“你的牙齿是不是矫正过？”李填填忽然问。

“没有啊！”

“本来就长得这么好看吗？”

“它好看吗？”艾缇发现她居然对自己父亲的事迹不感兴趣，有些失望起来：“没有人说过我的牙齿长得好看。”

“没有人和我一样。”李填填又点了一支烟：“你和那个罗浮联络没？”

“还没有。不过，我在台湾时经过教授推荐得到他的首肯，他不介意我跟他学画。”

“说得这么卑微干嘛！”李填填吐出一口烟，拿着烟的右手撑着下巴：“罗浮真答应教你倒是新闻，因为他不收

学生的，从来没有过，看来，他一定欠你那个教授一份情。你有他的地址吗？”

“有。”

“你确定你找得到他？”

艾缇奇怪她为什么老泼人冷水，但仍耐着性子：“我会设法找到他，毕竟，这是我到巴黎的目的呀！”

李填填笑了起来，把抽了半支的烟搁在烟灰缸缘，抓过一条洗得一块青一块紫的长裤套上：“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很快就会有的，巴黎不应该只有‘罗浮’一个目的而已！”

艾缇不语，眼睛瞥见书桌上重叠的设计草稿：“你在巴黎攻服装设计？课很重吗？”

“比起生活来说，好得太多了！”

艾缇瞥见床头柜上李填填与一个金发男人亲热的合照，那个男人就是昨晚惊慌逃跑的法国男人，照片里的他看起来老一些。

“这个人刚刚好在你来的那天和我分手……”李填填说。

艾缇回过脸去，看见她已戴上呢帽、穿妥外套、背着大背包预备出门。

“别问我为什么会分手！这和为什么谈恋爱、为什么上床、为什么吃饭一样。”李填填耸耸肩，露出一朵诡谲的笑容，没有道再见地开门离去。

一样？一样什么？艾缇望着那扇李填填离去的门扉，不明白她所说的一样是什么。那门上全是一些服装设计草图，一张叠一张地贴黏，厚厚一层。门边是那双叫做“羊”的木屐拖鞋，在一小块气窗透漏的正午光线里，那双拖鞋愈看愈像一对羊，恩爱依偎的一对羊。

艾缇迫不及待在下午走访 Vanves 跳蚤市场寻找罗浮的住所，花了两、三个钟头对着地址，却吃了一顿闭门羹，整幢公寓遇不到半个肯弄懂她法语的人。艾缇见天色已暗，只好留了纸条后离去。

在热闹的香榭大道买了两块山羊奶制成的杏桃蛋糕，独自吃了半块，便打道回李填填的租处。途中找到可以接长途电话的电话亭，她拨了一通电话到艾伦的房间，那是艾伦的专线，应该不会让母亲拦截，除非是那娟——非常讨厌的嫂子。

“小缇？！你在哪里？”谢天谢地是大哥接听。

“我在巴黎。”

“别开玩笑啦！妈正派人四处找你呢！”

“我真的在巴黎，我计划跟画家罗浮学一年油画，我跟你提过的！”

“天啊！小缇，你真是胡闹透顶！”艾伦的声音充满惊恐。

“别骂我啦！其实我本来也是很犹豫的，但是人都来了……我是骑虎难下，别无选择了。”

“你……真是的，就让妈安排相个亲有什么关系？非

要闹到不可开交,惹妈生那么大的气!”

“她是因为没面子而生气,不是因为我不听话。”艾缇扭着电话线有些委屈地哽咽。

“那有什么不同,还不都是因为你太任性!”

“那是因为我不要像你一样。我不要重蹈覆辙。我要快乐自在,我不要俗套的生活。你懂不懂?”

“最重要你要能让我安心!你有钱吗?”

“我换了五万块法郎,还有一张每月十八万限额的金卡,可是……我的帐号里已经没有钱……而且,还是妈办的副卡,我担心她很快就会知道我在巴黎。”

“你想怎么样?”

“哥……”艾缇鼻头一酸:“劝妈让我在巴黎待一阵子吧!”

“你自己和妈说!”

“不要!”她喊,并听见电话里有邵娟的声音,艾缇问:“你那里很晚了吗?”

“快一点钟了,你那儿呢?”

“天快暗了,有点冷……好吧!我会写信回去,目前已经有住的地方,不要讲太久,这是妈的副卡,我不想花她的钱。”

“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一分钱不是她的。”艾纶叹了一口气,语调柔缓:“你在巴黎玩一玩,想开了就回家来。”

艾纶轻轻收起电话天线,邵娟转过身来:“你这个小妹妹真好命,心情不好居然一声不响跑到巴黎散心去了!”

谁给她那么大的胆子，偷偷去签证？就是有你宠她。”

艾纶没有答腔，冷气凉爽地吹送着，他拉上薄毯，斜躺进床心。邵娟昂起肩膀。

“我在和你讲话哩，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只是想早点睡觉，你明天律师楼不也要出庭吗？”

“你少对我假惺惺了，艾纶！我郑重警告你，你凭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不要妈一选上，就忘了是我爸抬的轿！没有邵家，艾家能有今天的光景？没有我邵娟，你还能安稳称心早早上床做梦？没有我邵娟，艾缙可以潇洒到大学才毕业就不吭一声的跑到巴黎？”

“你要干嘛啦！我又没有说什么……”艾纶忍气吞声地。

“我要你谨记邵家的恩情！”

“我保证没齿难忘，行不行？你可以睡觉了吗？”

邵娟愤愤地扭转身体，扯过薄毯罩头而眠。

第二天，邵娟便将艾缙赴法一事添油加火地对婆婆章枝梅告了一状。章枝梅当然震怒。想她为艾缙相约纺织界名人，没料到艾缙来个恶意缺席，为图那个场她差点十八般武艺样样全上，到今天还有记者讽刺章枝梅摆纺织界富商一道，其实是中意某营造工程的二代长公子嫡孙，搞得商场绘声绘影，大大影响她的人脉。

“那个死丫头真想活活把我气死？艾纶，你明天就把信用卡帐户挂停，我看她没钱还能变出什么花样！”

“妈，小缙是到巴黎找老师学画，我想……”

“那也该跟家里的人联络一下嘛!”邵娟摊着手:“好歹也是名门闺秀,要是在国外搞出什么名堂,那妈在政坛也会受影响。”

“艾缇晓得分寸。”艾纶推推镜框,想向邵娟示意,但邵娟毫不理会:“我建议给小缇一点教训,否则艾家八成教她扯后腿!”

章枝梅听着邵娟这么说,也不置可否,办公室内接进一通法院的电话:“好了,就先停掉她的信用卡,没有钱那家伙怕不乖乖回来?——阿纶,我咨询的资料呢?下午两点你去替我了解一下土地融资放宽说明会。我告林大头的案子——邵娟……”

办公室内又恢复平日的错综忙乱,艾纶没有机会再和母亲谈艾缇的问题。

·C·

东部临海的一所中学,有着岛国依山傍海的秀丽风光。这里是台湾最后一片净土,也拥有朴拙的生活方式。

一楼平房校舍结构体刚完成,学校教职员的办公桌椅便被安置进去,对照在地震中半毁的教学大楼,几个交头接耳的女老师还心有余悸。

“甄组长,幸好咱们还有经费盖这幢楼,否则要我们再待在那栋明德楼一天,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办不了公。”脸上布满雀斑,身材短胖的女人,对身边正指挥两名工人粉刷墙面的娇小女人说。那位被称做甄组长的人偏过头